

被

调整的目光

● 姜 鸣 ●

上海人民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装帧 赵松华

被调整的目光

姜 鸣 著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1,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436—7/K·592

定价 18.60 元

序

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从未在京城久住过，却可以像老北京一样，在书中带着你遍游昔日的繁华地，深沉而又真实地诉说着百年的沧桑；

一个认认真真以治史出名的年轻人，不经意地涉足散文创作，竟也开拓出一方让人眼前一亮的天地；

这就是姜鸣和他的历史散文集《被调整的目光》。

大概是今年春节过后不久，姜鸣送来一摞书稿，并希望我能写篇序一样的文字。我推辞了几次。但终拗不过他，遂答应了下来。姜鸣有一句话说动了我，他说，你对这本书毕竟也倾注过感情。

这话很牵起我的一些回忆。

姜鸣是我的老朋友，说起来还很有缘份。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那时在《解放日报》供职，他在市里的一个部门工作。有一天，他陪着北京部里来的两位同志在上海的太原宾馆和我见面，聊天。那是我俩的第一次相识，并没有太多的

话。以后,才知道他是学历史的,在复旦历史系留校执教过一段时间。或许就因了他是学历史的,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当时才出版发行。没想到,他也刚读过,于是,话题越谈越多。他的聪敏,他的学识,他的深刻,给人的印象都是无法忘记的。尤其是说到甲午海战、海军军费与颐和园等,都有一些我未曾听闻过的史实,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并生出些许思考。说到底,报人的天性使然,我是个喜欢听新鲜故事的人。

此时,姜鸣白天正忙于干部制度改革的实践,晚上则仍沉湎于他从复旦即开始的史学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和《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并且不时地、充满热情地为钱钢正在撰写的《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 100 周年祭》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几年之后,钱钢为此作过很生动的回忆:

1986 年初夏,几位朋友在一起聚会,话题不知怎么移到了中国近代史。一脸机灵的复旦历史系毕业生姜鸣,用他那清脆悦耳的上海普通话说起 1884 年中法马江海战,说起愚守仁义道德的福州军政大员在法军的最后通牒面前如何无知无措:“他们很 Gentleman 的!”姜鸣镜片后的眼睛在谈笑婉讽时眯成细缝,“派人给法国人送信,说对不起,我们还没准备好,请于明天下午开战!送信的鱼雷艇刚接近法国军舰,法国人突然

开火……”大家笑。随即是久久的叹息。那晚的谈话对我的写作方向有重要影响。……在姜鸣的激励和帮助下,我开始收集资料写作纪实文学《海葬》。

那时,姜鸣常往来于京沪道上。而他每次归来,我总能听到一些他在京城踏访名胜、尤其是那些快要湮没的历史遗址后所生发出来的感叹,不觉也心有所动,并萌发出一个念头:如果以此敷衍成文,在报纸副刊上开一个专栏,一定很有读者。高兴的是,姜鸣居然被我说服了。这就是从1989年1月底起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上连续登出的专栏“京华胜迹”,首篇是《戊戌变法遗址寻访》。刊出后反响很热烈。不多久,姜鸣“下海”,到一个证券营业部当经理,但他仍坚持写专栏。在我的印象中,姜鸣是在《朝花》副刊上开个人专栏的作者中最年轻的。

其实,现在收入此书的作品,与当初发表在报上的相比,已完全是新的面貌。我本以为只要将剪报编一编即可,没想到姜鸣几乎篇篇重起炉灶。他对自己的文章看得是很重的。6月,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即读到该书的再一次的修订稿,很让我有些吃惊。且不说许多即兴式的文字中能看出很强的时效性,好几篇作品还增添了不少画龙点睛之笔。

读过许多关于北京的散文,再看姜鸣的这些篇什,我以为就其提供的思想的空间而言,无疑是显得特别宽阔的。这一方面应归结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一方面则是作者开

阔的视野。无论是贤良寺里的探访，故宫隆宗门前的漫游，抑或是八大胡同的寻踪，宁寿宫的凭吊，都不是作者一时兴之所至的游记文章。即使如人们十分熟悉，几乎已经写滥了的圆明园废墟、詹天佑铜像等题材，读了之后甚至会觉得作者的发掘还刚刚开始。显然，这不仅仅因为其中展现了一些鲜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考角度。如果细细地读过《半生名节——贤良寺·李鸿章》、《失鹤零丁——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访》，再回过头去看姜鸣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中对李鸿章、翁同龢的照片的说明文字，便可以很清晰地体会到其中的脉络。写到这里，我还想特别说一说《祈天忧人——关于“丁戊奇荒”》，它深沉地折现出作者挚烈的情感。

对姜鸣来说，书中涉及的那些遗址胜迹，已成为能最真实、潇洒地表现他的思想成果和人生体验的道具。姜鸣这样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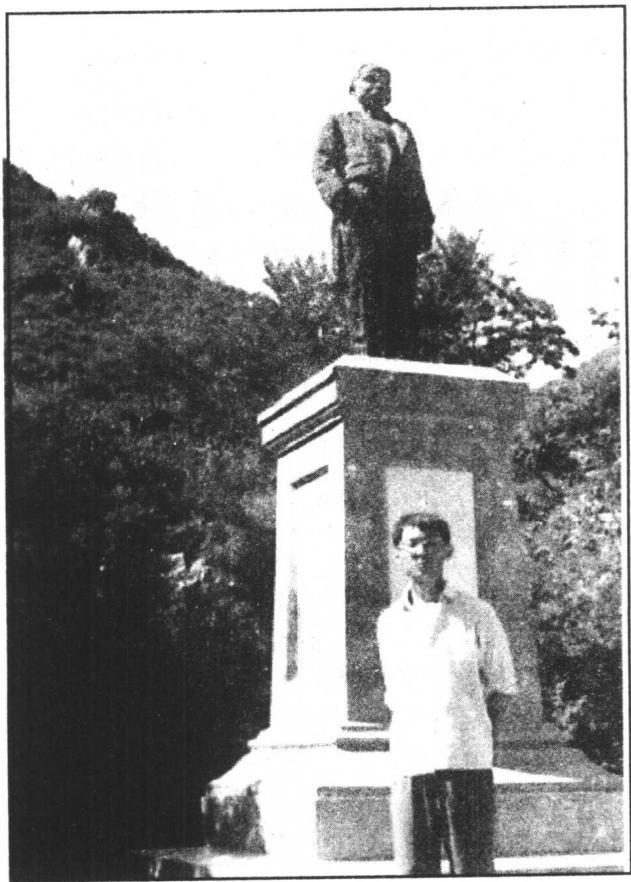
我不敢生取巧之心，只有埋头读书，并从枯燥乏味的字纸中看出了趣味，看出了一段段活生生的故事和一个个水灵灵的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在喜怒哀乐，在寻求发展，在思维决策。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都和今人有相通之处。中国人的民族秉性和思维特点，如同遗传密码，会在冥冥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中国走过的道路，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

今年早春,秋雨、陈冲、姜鸣和我曾经在一起相叙。秋雨对姜鸣正在写的这本散文集也很有兴趣。确实,从某种角度说,姜鸣的散文和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是有相通之处的。姜鸣曾谦虚地认为,他从秋雨的散文中获取过营养。其实,他的文章更带有一种历史学家的个性。

这几年散文大盛。游记、随笔,把文坛装扮得很是漂亮。虚情假意的,矫情的,自然少多了,但与一些作家的浮躁心态相伴随,作品的流俗,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缘故,看完《被调整的目光》,就更多了一点兴奋。

吴芝麟

1996年6月20日于上海



本书作者 1975 年摄于青龙桥詹天佑铜像下

目 录

●序	吴芝麟
●人言是丹青 ——詹天佑铜像前的遐想	1
●难与运相争 ——奕訢其人	17
●昔时金阶白玉堂 ——漫游军机处	35
●落尽天桃又依李 ——从八大胡同想到赛金花	51
●万仞宫墙 ——孔庙·孔学	69
●半生名节 ——贤良寺·李鸿章	87
●失鹤零丁 ——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访	113
●哀蝉落叶 ——宁寿宫凭吊珍妃	143

●莫谈时事呈英雄 ——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	161
●阅世空有后死身 ——访宣南重话“戊戌政变”	179
●岁月山河 ——站在圆明园废墟前	203
●随处欢席 ——吃“仿膳”	229
●祈天忧人 ——关于“丁戌奇荒”	245
●西堤漫步	265
●徘徊陶然亭	279
●杂记西山(二则)	291
●后 记	307

人言是丹青

——詹天佑铜像前的遐想

二十年前，北京的市内交通费很便宜。花四元钱买一张学生月票，就可以游遍全城和部分郊区。有一天去八达岭，为了使月票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和同学葛文恩决定乘公共汽车到南口转火车。这样，在八十二公里的总行程中，只需支出十八公里的火车票钱。指点我们去走这条“经济路线”的“老北京”还说，知道这种玩法的人屈指可数，因此路上就不致太拥挤。

我们先从德胜门坐上去昌平的汽车，再从昌平倒车。到了昌平，才发现开往南口的车很少，而打这种节省路费主意的人却很多。顶着炎炎烈日，大伙儿在尘土飞扬的昌平街头鹄立了半个多钟头，才瞅见一辆红色的老式单节公共汽车“吭哧吭哧”地开来，于是争先恐后地涌了上去，前胸后背，贴得紧紧，几乎不能动弹。因为谁都明白，误了时辰，便会错

过班次更少的过路列车。

九点半，我们在南口顺利地搭上了开往内蒙方向的火车，才放心地喘了口气，开始留神起窗外的景色来。铁路蜿蜒，在军都山的峻岭里转悠，逐渐爬坡登高。机车呻吟着，像一个负重的老人，走得很慢。大约用了五十分钟，才停靠在青龙桥，这就是我们的下车站。

青龙桥是个三等小站，四周被葱郁的群山怀抱。长城在远远近近的层嶂叠峦间伸延，黛绿色的山峰和青灰色的城墙经过两千年的风滋雨润，早已融为一体，雄奇壮阔，令人心醉。但我的视线却被站台边耸立的一尊雕像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

那是詹天佑的铜像。詹氏穿着燕尾服，一手握着工作手套，另一手斜插在裤袋里，从高高的基座上，深沉地俯瞰着南来北往的列车和喧哗熙攘的行人。铜像落成于1922年4月24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呈暗黑色，显得十分庄重。立铜像悼念亡故的名人，本是西方人的习惯，直到本世纪初，才在风气开通的上海，树立过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人士的铜像，后来也被毁弃了。至今保存完好的，是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孙中山铜像。这座詹天佑像是否可称国内现存最早的铜雕人像（佛爷除外），我没有把握，但无疑是可以归入珍贵的早期作品之列的。

我最初是从1961年发行的“纪87”号邮票“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上知道詹天佑这个名字的。后来又从好友刘壮

兄悄悄借给我看的“文革”前杂志《电影文学》上刊载的《詹天佑》剧本中，了解到詹氏生平。所以对詹氏怀有深深的敬意。在青龙桥看到他的铜像，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听说这铜像在“文革”初期曾遭破坏，此时刚刚恢复，所以我觉得，即便不看长城而专程前来瞻仰这件文物，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

在《南京条约》签定后的第五年，1847年1月4日，十九岁的广东青年容闳，乘坐“女猎人”号帆船从广州黄埔启程，穿过撒落着珍珠般岛屿和珊瑚礁的南中国海，横渡浩渺无垠的印度洋，在圣赫勒拿岛凭吊了去世二十六年的一代雄杰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又顺着大西洋湾流，于4月12日来到仅有二十五万人口的美国东部城市纽约，成为中国到新世界的第一个留学生。

后来，容闳学成归国，为曾国藩购买机器创办江南制造局。又通过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说服清政府，批准从全国招收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前往美国，准备用十五年时间，从小学读至大学，为中国的现代化培养和储蓄人才。詹天佑便是这个计划中的第一批幼童，1872年出国时年仅十一岁。

清政府为这项破天荒的教育方案，划出一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其中包括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克林

街建造了一座三层楼的华丽建筑,内有教室、餐厅、卧室、浴室及各种附属设备,以供幼童学习和生活。随后,学生们还住进美国家庭,受到很好的照顾。许多人后来都考入名牌大学。容闳的朋友特韦契尔牧师(Joseph H. Twichell)曾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演讲说:

这一计划是要借用美国优良的教育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部分专门学校为这些学童提供方便。等他们的才智逐步增长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史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与应用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知识。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他们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疏遇的。……他们注定会在本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缺少经验外,他们受过各方面的良好培训,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比起同辈中任何其他一百个中华儿女来,他们会以更为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的工作。

但在上个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公派留学决计不是诱人的美差良机。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就曾在“兹有子天佑,情愿送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保证

书上画过押,似乎签署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卖身契。由于受到朝廷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美国出现的排斥华工浪潮,这个计划在 1881 年夭折。容闳和特韦契尔牧师做了大量工作,甚至通过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去游说前总统格兰特(Uiyssees Grant)也无法挽回。所有留学生被迫中止学业,遣返回国,并受到歧视。国内的官员以为,西方人的奇技淫巧就是“船坚炮利”。要使这些在国外读过洋书吃过面包的人“学以致用”,唯有去干水师。于是,学工程的詹天佑和相当多的同学都被分配在福建船政局的军舰上,另外一些留学生被派到电报局。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磨砺,才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重新崭露头角。比如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国务总理;梁敦彦,当过清末的外务部尚书;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作为北洋海军军官,壮烈牺牲于中日甲午战争;唐国安,担任北京清华学校的首任校长;而詹天佑,则成为中国的铁路之父。

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属幼童中真正在美国完成高等学历教育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生平最杰出的贡献,是 1905—1909 年独立主持京张铁路的勘察、设计和施工,使得他的专业知识在祖国发挥了作用。这个工程最为艰巨的关沟路段,就是南口至八达岭一线。为了解决高差带来的爬坡难题,詹氏提出用两辆机车推挽列车,并设计了“之字拐”展线方案,在青龙桥附近的山坡修筑了多层铁路,使列车在

回旋褊狭的山区不断爬坡升高。我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路来到青龙桥的，因此也就亲身体验到设计之精妙和工程之艰巨。

1988年，我和妻子赴京度假，重访长城。这次我们是从展览路乘旅游车前去，不再经过青龙桥。在八达岭北门停车场附近，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纪念馆，专门陈列詹氏生平。展厅里有许多珍贵的照片，最吸引我的，是当年幼童在美国康州留学时组成的“东方人”棒球队的合影，詹天佑站在后排，他们都穿着白衬衫和球裤，戴着领结或领带，辫子则已剪去，个个英姿勃勃，在茵茵的绿草地上灿烂地微笑着，充满自信。难怪冬烘先生们痛心疾首地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按：指幼童留学肄业局）裁撤。”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这些孩子年龄太小，世界观尚未定型，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即使加强传统教育，也难以奏效，不如将其召回国罢了。谁能想到，就是这伙青年，在旧金山等船回国时，曾与奥克兰棒球队比赛并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拥有耶鲁大学校队投手，能掷出高质量的低手球，致使全场观众大哗。用一个幼童的话来说，在那时，“又有谁看过东方人玩棒球呢？”

女作家陈丹燕告诉我，她在美国旅行时，有一天，和陈峰、公婷等几个朋友从耶鲁驱车去哈特福德，探访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故居。路上，听说有一个墓园，里面有容闳

的坟墓，于是便停车去找。在火红的槭树、金黄的银杏的婆娑树影和茂盛的绿草丛中，是一片片灰白色的古老的墓碑和雕塑。但他们没有找到容闳的墓碑，只得泱泱而去，引为遗憾。容闳的晚年是在哈特福德度过的，他支持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他活到1912年，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三

铁路是工业时代的象征，也是东西方沟通的象征。

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上海至江湾路段，于1876年6月30日通车，与当时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诞生，相距四十六年。

在当时，那个冒着黑烟“呜呜”作响的怪物带给中国人的并不是喜悦。朝廷以为，外国人修筑铁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士大夫认为，火车打破了传统秩序的宁静。而老百姓，则抱怨铺设铁路损坏了田庐，妨碍了风水，乃至惊扰了在坟墓中安息的先祖亡灵。

通车后不久，有个人在轨道上行走，被火车轧死了，这成了一桩严重的事件。上海道台冯俊光提出“以命偿命”，即判处火车司机死刑。外国人则怀疑死者是受地方官吏唆使，因为反对铁路的人曾经企图卧轨。其实，官方唆使百姓自杀并不可信，火车轧死人也实在算不得罪行。英国第一列火车